

母亲的声音,从电话那头传过来,语速很慢,含混不清,仿佛隔着万水千山。我的话,她似乎听不见,最近经常是这样。我在电话里对我说:“我老了,耳朵有点聋了。”我为此焦灼不安。怎么办?我在网上搜索助听器,挑选了一款最好的。我想让母亲尽快用上助听器,希望她能恢复听力。

## 给母亲打电话

赵丽宏

母亲今年98岁了,我每天晚上和她通电话,二十多年没有中断过。不管我走到哪里,哪怕到了地球的另一边,我也要算准时差,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半给母亲打电话,她在等我。如果接不到我的电话,她会无法入睡。和母亲通电话,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必须之事。

母亲是敏感细腻的人,在电话中,她总是轻声轻气,但思路很清晰。和母亲通电话,话题很丰富,从陈年往事,到日常生活。前些年,她有记日记的习惯,很多大小不一的笔记本上,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,母亲现在还可以从这些日记本中找到六七十年前的人和事。她总是在电话里问我:还记得你两岁的时候吗?她说,我常常想起你两岁时的样子,我

下班回来,你正坐在马桶上,看到我,裤子也不拉就从马桶上跳起来,奔过来,光着屁股,嘴里不停地大声喊着妈妈妈妈。她一次又一次说,说得我不好意思,这是我母亲背着我想

## 给母亲打电话

赵丽宏

思。母亲这样的回忆,使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。儿时的记忆,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保存着。母亲年轻时体弱多病。有几年,她总是咳嗽吐血。看到她手帕上那些鲜红的血迹,我很害怕。母亲躺在病床上,把儿女们叫到身边,却不说一句话。我们围在床边,看着母亲苍白的面孔,忧戚的表情,感觉世界的末日正在临近。岁月一

年年过去,母亲陪着我们成长,子女都逐渐步入老年,她却仍然健康地活着。母亲在哪里,家的中心就在哪里。我们兄弟姐妹经常从四面八方赶到她身边聚会,这是母亲最高兴的时候。但是无法天天陪在母亲身边,还好可以打电话,每天都可以在话筒中听到母亲的声音。母亲常常在电话中问我:你又在写什么文章?你又出了什么新书?这样的问题,在我年轻的时候母亲从来不问我。我一直以为母亲对我的写作不感兴趣,所以也从不把我的书

送给她。但是后来我发现,母亲其实非常关心我的写作,在我家老宅的一间暗室中,有一个书橱,里面存放着我多年来出版的每一本书,这是我母亲背着我想

## 给母亲打电话

赵丽宏

送给她。但是后来我发现,母亲其实非常关心我的写作,在我家老宅的一间暗室中,有一个书橱,里面存放着我多年来出版的每一本书,这是我母亲背着我想

送给她。但是后来我发现,母亲其实非常关心我的写作,在我家老宅的一间暗室中,有一个书橱,里面存放着我多年来出版的每一本书,这是我母亲背着我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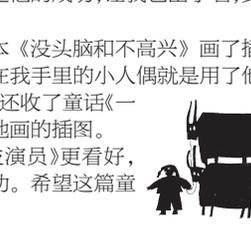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送我没头脑和不高兴两个小人偶,越看越喜欢。

## 谈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

任溶溶

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这么受小朋友欢迎,主要是我遇到了大贵人!是张松林导演和詹同渲画家之功。张松林来跟我商量要把这篇童话拍成动画片,我没想到会如此成功。拍这部动画片的人还是张松林同志带领的毕业生呢!正是他的成功,让我也出了名,真该谢谢他。

詹同渲最早给单行本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画了插图,后来又画了绘本。现在我手里的小人偶就是用了他画的形象。单行本和绘本还收了童话《一个天才杂技演员》,也是他画的插图。我对《一个天才杂技演员》更看好,拍了木偶片却没有那么成功。希望这篇童话将来再拍一次动画片。



座机。每天和母亲通电话,内容无非是问安,谈家常。母亲告诉我,每天早晨,她要到阳台上看望朋友。她的朋友,是阳台上那些盆栽的花花草草,蕙兰,玫瑰,茉莉,石榴,米兰,栀子花,还有一棵铁树海棠。她会告诉我,今天玫瑰开了几朵,栀子花开了几朵,她说:“阳台上的花草都认识我,它们每天在等我,我要和它们说说话。”我问母亲,你和花草说什么?母亲笑着不回答我,这是她的秘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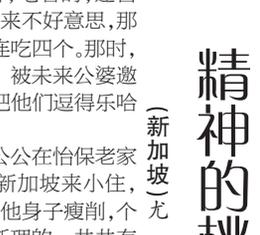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们家,厨房从来就不是男性的禁地。婆母精于烹饪,瓜果蔬菜点心面条,无一不精;就算是随便抓一把淡然无味的米给她,她也能把它煮得活色生香。在如此烹饪高手面前,身怀绝技的公公心甘情愿地退居幕后,只是有时技痒难耐时,就来个牛刀小试。他做的百味鸡翅膀,天下第一绝。将鸡翅膀的肉仔仔细拆出来,保留翅膀的形状。把鸡肉、猪肉和马蹄一起剁碎,重新镶嵌入鸡翅膀,放进油锅里,炸得金光灿烂。表面上看起来,鸡翅膀平平无奇,实际上,它已脱胎换骨。表皮酥脆,内里结实,鸡肉和猪肉的圆融结合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口感,又鲜又香,吃着时,连舌头都变得斑斑淋漓。说来不好意思,那天,我欲罢不能,一口气连吃四个。那时,我还是个未过门的媳妇,被未来婆婆邀回家吃饭。我的好食量,把他们逗得乐哈哈。

## 精神的桃源

(新加坡) 尤今

一山容不得二虎,公公在怡保老家很少下厨;然而,每回到新加坡来小住,总爱到厨房去大展身手。他身子瘦削,个儿不高,做起事来慢条斯理,并井有条。不管做多复杂的菜,厨房都总是干干净净的,一点也不显凌乱。他的芋头扣肉、冬菇焖鸡爪、酱油卤肉、荔枝鱼头,都是工多而细的菜肴。忙活一整天,丝毫不见疲惫,端出让大家惊艳的杰作,整张脸都荡漾着笑意。

先生日胜,18岁负笈新西兰,毕业后,转赴澳大利亚修读硕士学位,之后,留在悉尼工作,在海外居留长达十余年。留学期间,阮囊羞涩,想吃点好的,就必须自己动手煮;慢慢地,煮出了兴趣,每每有同学聚会,他便毛遂自荐,渐渐地,也练出了不凡的身手。他洋洋得意地说:“我曾为两百多人掌勺炊煮,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,赞不绝口哪!”那时,我们刚订婚,听了这话,两眼发光,一心憧憬婚后坐在桌边等着美味佳肴一道道地端上来的灿烂前景。



可叹的是,结婚以后,他工作太忙;而我,连煮煮米饭得放多少水都不知道;所以,三餐都是在外面解决的。是有了孩子以后,日胜才在星期天步入厨房重温厨艺的。一道意大利肉馅面,吃得孩子们神魂颠倒,其他如梅菜扣肉、咖喱鸡、糯米饭、烤牛排、焖排骨、炒猪肝,都让家人喝彩连连;最重要的是,屋内有炊烟飘香,才有了家的温馨、家的氛围。在耳濡目染之下,我也渐渐地爱上了炊事。我耐心地教、我开心地学,后来,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他便功成身退了。偶尔客串,依然赢得满堂彩。儿子方德,好吃、贪吃,自幼跟着爸爸妈妈进出厨房,早已和炊事难解难解。负笈美国时,别人带了一摞参考书,他却买了一堆食谱。大学毕业时,厨艺也在国外磨练得出类拔萃。



## 时间的形态

蔡皋文/图

我想,时间是有形态的。下午三点多钟我下楼,开门、关门、下电梯两三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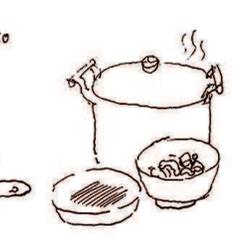


周末,父亲挑着一担编织袋的东西从老家来县城。打开编织袋,都是农村里地道的土货,土豆、辣椒、番茄、茄子、黄瓜、南瓜,各色蔬菜,摊了一地。除了这些蔬菜外,父亲又特地从另一只袋里拿出一小筐火红的树莓。 “这是阿华从老远的高山上摘来的,说带点来给你尝尝。”阿华是姑妈的儿子,我表哥。表哥喜欢带着柴刀去山上寻些“收入”,有时是一捆竹子,扛回家劈成竹条,编成竹篮、竹椅和箩筐等农具;有时是裹粽子的青青箬叶,一叠叠理好扎成束,拿到菜场去卖;有时专门爬高山上去找野生的树莓,红的、黄的、青的都有,红的留着自己吃,黄的和青的晒干了拿去卖。 “什么时候,我到高山上去找野生的树莓给你吃。自个地里种的莓子味道不好,高山上的莓子口味地道,鲜!”平时

## 时间的形态

蔡皋文/图

我想,时间是有形态的。下午三点多钟我下楼,开门、关门、下电梯两三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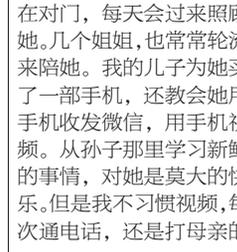


周末,父亲挑着一担编织袋的东西从老家来县城。打开编织袋,都是农村里地道的土货,土豆、辣椒、番茄、茄子、黄瓜、南瓜,各色蔬菜,摊了一地。除了这些蔬菜外,父亲又特地从另一只袋里拿出一小筐火红的树莓。 “这是阿华从老远的高山上摘来的,说带点来给你尝尝。”阿华是姑妈的儿子,我表哥。表哥喜欢带着柴刀去山上寻些“收入”,有时是一捆竹子,扛回家劈成竹条,编成竹篮、竹椅和箩筐等农具;有时是裹粽子的青青箬叶,一叠叠理好扎成束,拿到菜场去卖;有时专门爬高山上去找野生的树莓,红的、黄的、青的都有,红的留着自己吃,黄的和青的晒干了拿去卖。 “什么时候,我到高山上去找野生的树莓给你吃。自个地里种的莓子味道不好,高山上的莓子口味地道,鲜!”平时

## 时间的形态

蔡皋文/图

我想,时间是有形态的。下午三点多钟我下楼,开门、关门、下电梯两三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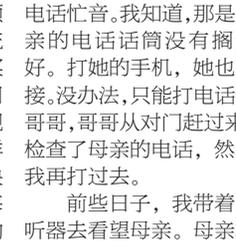


周末,父亲挑着一担编织袋的东西从老家来县城。打开编织袋,都是农村里地道的土货,土豆、辣椒、番茄、茄子、黄瓜、南瓜,各色蔬菜,摊了一地。除了这些蔬菜外,父亲又特地从另一只袋里拿出一小筐火红的树莓。 “这是阿华从老远的高山上摘来的,说带点来给你尝尝。”阿华是姑妈的儿子,我表哥。表哥喜欢带着柴刀去山上寻些“收入”,有时是一捆竹子,扛回家劈成竹条,编成竹篮、竹椅和箩筐等农具;有时是裹粽子的青青箬叶,一叠叠理好扎成束,拿到菜场去卖;有时专门爬高山上去找野生的树莓,红的、黄的、青的都有,红的留着自己吃,黄的和青的晒干了拿去卖。 “什么时候,我到高山上去找野生的树莓给你吃。自个地里种的莓子味道不好,高山上的莓子口味地道,鲜!”平时

## 时间的形态

蔡皋文/图

我想,时间是有形态的。下午三点多钟我下楼,开门、关门、下电梯两三分



周末,父亲挑着一担编织袋的东西从老家来县城。打开编织袋,都是农村里地道的土货,土豆、辣椒、番茄、茄子、黄瓜、南瓜,各色蔬菜,摊了一地。除了这些蔬菜外,父亲又特地从另一只袋里拿出一小筐火红的树莓。 “这是阿华从老远的高山上摘来的,说带点来给你尝尝。”阿华是姑妈的儿子,我表哥。表哥喜欢带着柴刀去山上寻些“收入”,有时是一捆竹子,扛回家劈成竹条,编成竹篮、竹椅和箩筐等农具;有时是裹粽子的青青箬叶,一叠叠理好扎成束,拿到菜场去卖;有时专门爬高山上去找野生的树莓,红的、黄的、青的都有,红的留着自己吃,黄的和青的晒干了拿去卖。 “什么时候,我到高山上去找野生的树莓给你吃。自个地里种的莓子味道不好,高山上的莓子口味地道,鲜!”平时

## 纳凉图

(中国画)

王素(清)



## 纳凉图

(中国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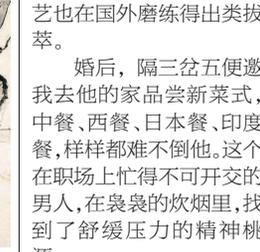
王素(清)



## 纳凉

陈迅

清代画家王素《纳凉图》,画十来个个人聚在村口的老树下纳凉,有老有小,神态各异,题识云:“篱落疏疏爱晚凉,豆花相间稻花香。村翁试说开元事,稚子恭听趣味长。新罗山人画本,小景王素。”钤“小梅”朱文印。此图,让我想起儿时。儿时的夏日,一天中最期盼的就是月下纳凉。记忆里的许多故事,都是纳凉的时候听来的,诸如鹊桥相会、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等,至今难忘。



## 那片红树莓

孟红娟

呈圆锥形、扁圆形或球形,跟晒干前的模样完全不同,但药用效果好。因为树莓的独特功效,中药铺曾高价收购野生树莓干。以前村里经常有人戴着笠帽,穿上长袖长裤到老远的高山上去采摘。村民家大多房前有个道地,大家将摘来的树莓子摊在道地的竹匾上晒。在农村,用竹匾晒梅干菜、番薯粉和树莓子是一道很普遍的风景。小时候,我和妹妹曾跟父亲去高山摘树莓。那天,天蒙蒙亮就起床了,母亲帮我们做了很多米果当干粮。平时上高山的村民少,弯弯曲曲的山路窄且荒草丛生。我们钻在荆棘丛里,尽管穿了长袖长裤,手上、脸上还是被锋利的牛草和荆棘划出一道道血丝。

## 瓜分瓜分,瓜是要分的

瓜果季

责编:杨晓晖

瓜分瓜分,瓜是要分的,分是要热情的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## 瓜分瓜分,瓜是要分的

瓜果季

责编:杨晓晖

瓜分瓜分,瓜是要分的,分是要热情的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## 瓜分瓜分,瓜是要分的

瓜果季

责编:杨晓晖

瓜分瓜分,瓜是要分的,分是要热情的。请看明日本栏。